

Historical Images & Stories



记 忆

版 图

& Stories

古典中国

林 育 德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记忆版图

林育德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版图 / 林育德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33-1271-4

I. ①记… II. ①林… III. ①版画—作品集—中国—
近代 IV. ①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0352号

记忆版图

林育德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王春泓 刘向林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刘晓翔工作室

策划: 时尚博闻

出版: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11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871909 bowenbook@trends.com.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时尚大厦2003室

发行: 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871911 邮箱: bowenbook@trends.com.cn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 × 980mm 1/32

印张: 19.7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271-4

定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Historical Images & Stories

by Lin Yude

目 录

序篇·本事·001

序篇·缘起·009

01 戏正开锣·026

02 觐见·034

03 在北京城郊·044

04 城墙内外的两场葬礼·054

05 条约前后的两场筵度·062





06 灯市 · 070

07 马聚源 · 078

08 长城 · 086

09 中国人和约翰·查纳曼 · 096

10 诸神的国土 · 106

11 香格里拉 · 116

12 文明使野蛮充满创意 · 126

13 “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 · 136

14 秘方 · 146

15 大河上下 · 154



16 把运河挑起来 · 164

17 拉纤行 · 174

18 耕织图诗 · 182

19 塔里的女人 · 190

20 宁波 · 198



21 关于洗劫和绑架 · 208

22 香港 · 维多利亚 · 216

23 妈祖庙口情事 · 228

24 黄埔 · 238

25 伍穿腮、铁头老鼠和铜锣 ·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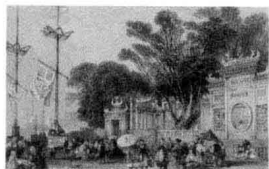
26 美好时代 · 258

27 Puankhequa · 268

28 富贵如花 · 278

29 欢会 · 286

30 戏还在唱 · 296



本事

从我们出生时睁开眼睛起，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直到我们永远地闭上眼睛，它仍然将继续存在着。在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肉眼所及就是我们的全部世界，而当我们轻轻地闭上眼睛，周围的一切又仿佛即刻随之消失。是的，我们曾经是这么以为的。我仍然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紧紧地裹在被窝里，然后偷偷地、生怕被暗中主宰这场游戏的裁判发现似的，透过棉被上的小小缝隙，小心翼翼地窥探着当我闭上眼睛时那个消失了的世界。然而，不管我如何地改良游戏方法，世界从来也不曾消失。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慢慢地认识到事物客观存在的事实。每天清晨，生活在同一时区的人们都会纷纷起床、刷牙、洗脸、早餐……而在相对的那个时区则将夜幕低垂。当我们对空间（或物质）的感受逐渐变得具体而清晰时，对时间的过程也将逐渐敏感和逐渐细腻。尽管对一个孩子而言，时间经常是静止的、冗长的和充满期待的。

我曾经在做错事即将受到处罚时，把我家的挂钟往回拨了两圈，回到我做错事之前的时刻，就像什么？就像我偷跑出去玩的时候，总

是在我父亲下班到家前把自己从另一个地方迅速转移至家中。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在“时间”中往返穿行，它甚至从未在我闭上眼睛时戛然而止，这就像什么？就像我紧闭眼睛挨我父亲揍的时候仍然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疼痛。是的，这次一定打得你长记性。这些皮肉之痛经常是记忆的时间流程中的指示标志，就像沙盘上插着的小旗一样，记叙着一则一则早已远去的尘封旧事。

回忆是时间的旅行，但记忆却不是一条渐行渐远的羊肠小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记忆发生的地方像采集标本一样地萃取纪念品，或留下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录，多年以后，这许多事物都会是提示我们，或引导我们进入回忆之路的门径。当我们轻轻地闭上眼睛，穿过一种气息、一种影迹或一种声音的门径进入回忆，在那广漠的时间平面上，记忆是一块浩瀚的版图，无边无际。在空间化的时间中或在时间化的空间中，我们涉身其境却又浑然不知身在何处。

在我小的时候，我祖父告诉我：“在我小的时候，我祖父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如果一代人以30年来算的话，这个绵延五代的记忆足足跨越了150年，由此往前推，那就是1850年。这几乎超越了口传历史或个人记忆与家庭记忆的极限，而仅仅只是失去场景与细节的历史年代而已，不过，只要这个年代不是太过遥远，它经常是我们的回忆旅程中的某一处地标。我们总是把个人记忆或家庭记忆牢牢镶嵌在大历史的边缘角落里，是的，这是个无足轻重的卑微的角落，

从未影响什么，也从未改变什么或造成什么，但是，当我们娓娓口述这些记忆时，仅仅作为背景的历史却随之变得细腻而充满生命。

1945年对我父亲来说尤其是个欢欣鼓舞的年份，这不光是因为台湾光复，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战胜利的炮火他顺势击败他的日本情敌，张灯结彩地迎娶了我的母亲。同样是这一年，作为“战败国”的军夫，我那可怜的五舅正躲在南洋某座岛屿的深山密林里，每日以蛇虫野菜充饥，他说，如果不是没有盐分，浑身虚软乏力，就算一整个美军陆战师，也抓不到他们几个“宜兰来的田庄囤仔”。

就是这样，沿着公众历史的明确线索，我们的记忆经常在父辈祖辈那里得以延展和扩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家庭的记忆却也在一代又一代人之后逐渐湮灭，逐渐淡忘。也许我们的记忆仍能扩及1900年前后，也就是我祖父的少年时代，至于我祖父的祖父少年时代的19世纪中叶，可能只是失忆的、不带个人情感的历史概述而已。有时候，那一幅幅正襟危坐、形容肃穆的手绘肖像还能够隐隐约约地向我们透露点什么，而那些攀龙附凤、夸大其词的宗族家谱，除了慎终追远的意义，究竟难以向我们说明什么。

几年前，曾有大量来自山西的矿物彩棉布“祖宗像”被精心陈列在北京、香港或台北的古董店里，有些容纳了近百人的巨幅画面，其年代甚至从清晚期一直追溯到明永乐年间，画面中，除了两个朝代的服饰略有不同之外，无论男女，每个人都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画

面下方还经常预留了一些空位,有些已经把像都画好了,就差写上“某某公”或“某氏”而已。

毫无疑问,这些“祖宗像”只能给人片刻的视觉感受,很少有人把它真正地收为藏品。谁也难以忍受别人的列祖列宗高高低低地占据着整整一道墙面,用同一种长相、同一种姿态和表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但是,对外国收藏者而言,大致没有这许多令人不快的联想,它那色泽鲜明的平涂彩绘、斑斑驳驳的年代感和巨大尺幅上的奇妙构图,恰恰是欧洲自17世纪以来的“中国热”所竭力追求的“中国风格”(chinoiserie)的某种呈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分别来自不同家族的“祖宗像”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和功能,百多年前,当它们仍被垂挂于山西某座古老院落的厅堂之上时所泛发出来的精神价值已经完全消失,新的场景赋予了或强加了新的内涵,而旧场景的剥离却同时剥离了所有记忆。这不过是一幅有趣的画,一堆形状怪异的符号罢了,除此之外,谁也无法向我们说些什么,比如说这个家族的繁荣与衰落,或宅门内外的聚散离合……

战后五十年来种种变革远远超过过去五百年的总和。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无论在台湾或大陆,城市改造正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我们的记忆,那些被新场景重重包围的遗址、故居、城门、牌楼……和一幅幅被陈列在“后现代”空间中失忆的“祖宗像”大致没有什么

差别。相对于这些失忆的躯壳，那许多长留我们心中的深刻记忆却永远地失去场景。比如说，那个几代人的童年时代曾经奔跑嬉戏的广阔稻埕，或是热闹喧腾的城门孔仔、十六嵌或西门街……尽管久久萦绕我们脑海深处的记忆场景经常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角落。

我们每天匆匆而过的无数个不起眼的角落可能都充满了只为少数人共享的意义，就像我们平平经过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其实正包含着鲜为人知的纪念价值。每个角落都是特别的，每个日子也都是特别的，虽然它们所负载的是各式各样的幸福和各式各样的不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许多私密的意义和价值都将不复存在，新生的一代又一代人将会在这些物换星移的景物或时序之上，重新营造另一种不同的幸福和另一种不同的不幸。

我小的时候经常就近穿过的一座屋舍俨然的眷村，在我母亲眼里，它永远是伤兵哀号的日本“陆军病院”，但在我祖母看来，它却仍然是清兵的“校场”，虽然她在大清天下也只不过生活了短短七八年。人的记忆总是这么固执，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我那年过80岁的祖母仍然耳聪目明地以她的坚定不移的记忆，依然故我地生活在沧海桑田的现实之中，她那生涩难解的漳州土话似乎只适于解说过去的世界和过去的生活。她从来不会管“十六嵌”叫作什么町或什么路，同样的，她所描述的“陆军病院”或“眷村”永远是挨着县城西墙圈起的校场，一侧是住着“官兵”的武宫，一侧是杀头的刑场，刑场边是

悠悠流淌的护城河，河水往东绕过县城南门，又沿着城墙缓缓流过东门……

然而，无论我祖母历历在目的记忆景象是如何清晰可见，对于我们而言，那就像一片片碎裂的块面一样的难以复原。我们无法想象百多年前那座并不古老的南方城镇的轮廓和细节，正如同我们无法想像记忆中鸡皮鹤发的老祖母，在她的花季少女时代，如何的挽面扑粉点胭脂，然后蹣跚着小脚从西门街走到妈祖宫前看热闹的忸怩模样。是的，这些经由一代代人的口头传述而丰富和延伸的遥远记忆早已失去了相应场景，但这终究不是那一条条足够抒发思古幽情的老街或一座座专供领略民俗情趣的古厝，而是充满故事、不可再现的记忆现场。就像什么呢？

回忆是究极心灵的事。就像某一个平静如常的午后，在充满记忆的风子里，我细细端详着一幅幅高挂墙上的先人肖像，无论是二十多年前的彩色照片、五十多年前的黑白照片……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仿真工笔肖像，都正以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表情，凝视着和展示着他们各自的年代。我仿佛就站在那个长辮垂腰的肖像画师背后，随着他的细腻的笔触，那一场遥远记忆的图景也随之一一呈现，就像是，就像把自己紧紧团在谁也发现不了的被窝里，透过棉被上的小小缝隙，悄悄窥探着那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

